

婚喪喜慶這等人生大事……
我愛與愛我的人皆不可少。

◆

「啊……你在寫信啊？」

「我坐你旁邊不會打擾到你吧。」穿著乾淨素麗的年輕女子在提洛身邊坐了下來，饒有興致的注視著他寫字的每一筆一劃。在提洛快要寫完的一剎那，她故意伸手在他的右手背摩挲了一下，又迅速的收回手，掩著嘴發出銀鈴般清脆的笑聲。

「嗯？」提洛的動作提筆的手頓了一下，在紙張上留下一顆渾圓的墨點……墨水很快的就沿著紙紋脈絡四散了出去……很顯然的，這張信紙不能使用了。

無所謂的把信紙揉成一顆球丟進牆角邊的垃圾籃裡，提洛這才抬眼看向那位坐在自己身旁笑靨如花的女子：「妳這是犯規……莎媞雅。」

「你總是要重寫的，哪一次寫信給他你能一次寫好？」

「像是永遠有講不完的話……我真羨慕你們的感情。」被叫出名字的女子吐了吐舌頭，趴在桌子上，露出了嚮往的神情：「他會回來的吧？我很期待見到他呢。」

「會的。」抖落開新一張信紙平舖在桌上，提洛瞥了一眼架子最上方放著的那個空糖罐後，又低下頭再次提筆書寫了起來。

因為那個人是如此重要的，他最親愛的家人。

「他一定會回來的。」

所以他可以像這樣，給出無比堅定的回答。

「……這種場合，他怎麼可以缺席呢？」

◆

「天啊，我開始擔憂他在路上多拐一個彎迷路後就被人拐走了。」抓著自己這些年逐漸留長的小馬尾，米麗急的幾乎要咬碎自己一口銀牙，忍不住在狹小的房間裡繞起了圈：「都一把年紀了還要人操心會不會太過份？連夏樂姐姐都到了他怎麼還沒回來？」

「哎呀，我以為彌爾菲哥哥遲到是常態了，不如我們就直接開始吧！」早早就跟著米麗一起從孤兒院回來的米莉薇特一副悠哉樣，晃了晃擺在一旁的香檳，漾開了無邪的燦爛笑容：「等等拿香檳瓶砸他就好了！」

「不可以。」米麗迅速的按住米莉薇特的手做出了回答……自家的大哥就算蠢，也只可以自家人嫌棄跟欺負，才容不得旁人多嘴呢。

「我出去看看吧。」聽著兩個女孩子逐漸有些失控的談話，因為客人身份而被趕進滿是女孩子房間的席恩，默默起身走了出去……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，還是出去看看彌爾菲到底回來了沒比較實際吧。

……時間就這麼流逝著，一點一滴的消耗著所有人的耐心，直到最後一粒沙也漏盡。

「還好嗎？要不要把時間往後延？」頂著雪白頭紗的莎媞雅繞到提洛身後，伸手環住他的腰側……總覺的這個人很失落的樣子。

「……」提洛微微的失了神，很快的又搖搖頭，轉頭對著自己的未婚妻笑了笑。

「沒事的，走吧。」

◆

挑挑選選了許久，當彌爾菲終於玩偶店的一眾布偶間殺出一條血路，離開店外後，看著天空的表情一瞬間變得有些精彩……

「完了完了完蛋了……啊啊啊怎麼會這樣……」

來不及向身後店員提出幫忙的心意做出任何表示，彌爾菲抱著三隻玩偶拔腿就跑。

……連自己寶貝提琴會不會因此晃壞也顧不上。

好像很久沒像這樣子拔腿奔跑了？心臟像是要從胸口跳出來似的，敲擊著緊張的鼓點。熟悉的路徑在他腳下，踏著過往的痕跡向自家的方向奔去。

再沒有冰涼破碎的漫天雨幕，只有一張張熟悉的臉孔出現在自己的視線中。

他站定了腳步，從幾乎埋沒他身影的三隻巨大玩偶後探出了一顆頭，露出有些傻氣的笑容。

而剛從岳父大人手中接過自己妻子的手的提洛，在莎媞雅暗戳戳的提醒下，傻愣愣的轉了過頭。

「……我就說他會回來。」

「我是不是遲到了很久……」彌爾菲的笑容逐漸染上了懊惱，只能把手中的一對的泰迪熊布偶塞進新人手裡，轉頭看向場間的其他人。

「對，但也算是勉強趕上了。」一雙大手突然擋住了他的視線，往他的頭頂上揉了一把：「……好久不見啊，彌爾菲。」

……是席恩。

「彌爾菲哥哥看招！這是遲到的懲罰！」「米莉薇特！！」米莉薇特吵吵鬧鬧的拿著香檳瓶潑了過來，跟在身後的米麗一看阻止不及也顧不得形象，扯開嗓子罵罵咧咧的抓住她的肩膀用力的搖。

「哇啊啊我的琴！！我錯了我錯了啦……」迅速的抱著琴盒跟手上的貓咪玩偶跳開，彌爾菲可憐兮兮的看著遠離戰圈的夏樂，無聲的求助著。

「別看我，這是羅格先生應得的懲罰。」還是一樣冷清的聲調，卻隱隱透著些笑意，多了幾分溫度：「……你還有一個玩偶沒給出去。」

「啊對！米麗的貓咪！」得到提醒，彌爾菲又小碎步的跑了回去，把玩偶塞進米麗手裡。

緊緊抱住彌爾菲給的玩偶，米麗心口不一的咕噥著：「……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」但那雙手已經違背了她的意志，在耳朵上開始揉揉捏捏，又擣了一把貓咪尾巴。

「好了好了……你們還讓不讓新人說誓詞了？」看著話題逐漸跑偏的會場，席恩按了按發疼的額角，出聲提醒。

「你願意永遠愛他、保護他、尊重他嗎？」當眾人的目光重新回到場中央，紫藤花教堂的老神父睜起被歲月刻下細紋的雙眼，悠悠的吐出莊嚴肅穆的誓詞，看著新人幸福的相視而笑，給出不約而同的答案。

而此時的彌爾菲悄悄的混進了樂隊之中，架起琴譜。

琴聲悠揚，曾碎裂的殘譜被重新攤開，裹挾歲月與記憶中的片刻美好、涓滴溫柔，在他手中重新譜寫，奏響。

.....何其幸福啊？

◆

「所以這位就是大哥了？你好啊，提洛常常提起你呢.....聽說你.....」

迎著莎媞雅熾熱的目光與滔滔不絕的問題，彌爾菲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鼻子，愣是沒說出一句話。

提洛看著彌爾菲窘迫的模樣，暗自笑了好一會兒才出聲打圓場：「哥，你這次回來還會離開嗎？」

「啊？會的吧？」彌爾菲眨了眨眼，見識到越多不同的風景，就越迷戀這世界的遼闊無盡.....使他再也無法停下步伐。

「.....我總是會再回來的嘛！」

畢竟不管離開了多遠.....他的心都在這裡啊。

《End》